

ZHU YI

珠姨



李良杰

珠姨

李良杰

鹭江出版社



珠 姨

李 良 杰 著

鹭江出版社出版
(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.875印张 160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1,510

书号：10422·18 定价：1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长篇侦破小说。

女特务柯纯湘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郑开三的六姨太，又因胸脯上有五颗黑痣，故代号为“五珠六姨”，简称“珠姨”。她专事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太太、小姐和身边人中发展党羽，物色美女监视非嫡系国民党将领的行动和搜集情报，因此颇受赏识，有“军统皇后”之称。解放以后，改名换姓、消声匿迹三十多年之久的“珠姨”突然复活，窃取了某造船厂正在制的核舰艇图纸。小说通过描写这起错综复杂的特务案的侦破过程，歌颂了我公安人员无私无畏，机智英勇的可贵品德。

目 录

一、一则支票遗失启事·····	(1)
二、难解的谜团·····	(11)
三、她为何如此慌乱? ·····	(20)
四、倾吐怨愤·····	(31)
五、一个忧郁的女人·····	(42)
六、绝妙的画像·····	(50)
七、佯装径取·····	(61)
八、无奇不有的怪事·····	(71)
九、舍命保“皇后”·····	(84)
十、两个神秘的人物·····	(95)
十一、意外收获·····	(105)
十二、儿子的心事瞒不过母亲·····	(121)
十三、谜团终于解开·····	(130)
十四、扑朔迷离·····	(139)
十五、许光圻企图一箭双雕·····	(150)
十六、如此相似乃尔·····	(161)
十七、一语揭开谜底·····	(172)
十八、意想不到的事情·····	(185)
十九、奚鸿宾碰到了难题·····	(193)
二十、婆媳俩各怀鬼胎·····	(207)

- 二十一、移花接木..... (218)
- 二十二、常竹君吓昏过去..... (233)
- 二十三、玩火者必自焚..... (242)

一、一则支票遗失启事

常竹君家拥有一幢十来个房间的两层小楼，这座古希腊式的建筑虽然年代久远，但已修葺一新。小楼建造在花园当中。花园面积很大，树木茂盛，种植着各种名花异草，碎石铺成的小路曲径通幽。屋里虽然并不豪华，但摆设相当考究，颇有气派，客厅里挂满名家字画，摆着许多古玩，显得十分高雅。

老头子冯德山，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。因起义有功，一直得到党和人民的特殊照顾。即使在十年动乱中，也受到保护。非但他们全家免遭灾难，就连这座花园洋房，红卫兵也没有进来过。

她的儿子冯艺峰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如今在《临江日报》当新闻记者；儿媳邵盼秋美丽出众、温柔贤慧，且才华横溢，已在国内画坛上崭露头角；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。每天晚上，一家人团聚在客厅里，或看电视，或则闲聊，或逗孙儿，客厅里总是洋溢着天伦之乐。

她是幸福的。

她感谢共产党和人民给予她的幸福。

然而今天，她总是神思恍惚，痛苦地感到这天伦之乐的

幸福似乎就要抛弃她、离开她……

今天出版的《临江日报》的广告栏里，十分醒目地刊登着一则寻找遗失支票的启事：

敝人遗失港字83——5561支票一张

拾得者请速与东亚宾馆565房间甄大伟联系，一定当面重谢。

这则看来似乎是普普通通的寻物广告，但它在常竹君心里所引起的震动，却是难以衡量的。即使她与这座温馨的家园一起掉进大海，也没有比看到这则广告更使她吃惊的了。

天哪，这哪里是遗失启事啊！这张支票的号码，明明是台湾特务机关与“珠姨”联络的暗号呀，广告中的文字，就是要她前去接头的命令啊！

常竹君看到这则广告，象是被子弹击中，顿时瘫软在沙发里。

脑袋晕得厉害，屋宇和桌椅似乎都在旋转。她赶忙闭上眼睛，努力什么也不想，但是办不到。解放三十余年来，虽然昔日的记忆常常丝丝缕缕地潜入她的心头，干扰她恬适的心情，破坏她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，但那一切毕竟都远去了，远去了。过去，她还能把那段耻辱的历史深深地埋在心底，不让家中任何人知道，就连丈夫也从来没有窥见过她内心的斑斑污点，也不知道她精神上蒙受的痛苦。可是今天她却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往昔的记忆一古脑儿地兜上心来。那些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，一下子那么清晰又那么具体地浮现在她

的眼前。

常竹君出身于江南一个大财主家庭，由于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，温柔的性格中略带孤独与腼腆。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赋，她在抗日战争后期考入伪中央大学。她平时穿着很朴素，但款式优雅，剪裁得体，这使得她的体态显得娉婷绰约。她有一张好看的脸型，脸上那双迷人的眼睛，晶亮晶亮的，宛若含着两股清泉，水灵灵的欲滴不滴。她平时行止端庄，对人热情而真诚，有一种天然娴雅的韵致。那些饶舌的男同学，称她为中大“第一号美人”。那时的中大，每个周末都要举行一次舞会，年轻人的心，都被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厅和五颜六色的灯光所吸引。但常竹君却很少参加舞会，有时让女同学们硬拉去，也只是坐在一边观看。要她与一个异性青年身体贴得那么近，狂热旋转，她实在不习惯。

她永远不会忘记大学二年级时的一个周末，她又被同学们拉去参加舞会，由于去的次数多了，那种颇有刺激性的音乐节奏使她多少有点心痒脚动，大有跃跃欲试之情。但毕竟舞步不熟，不敢贸然步入舞池，仍然独坐一旁。看着那些衣着不凡的中外舞侣们的翩翩舞姿，她似乎产生了一种空虚之感。

常竹君坐在那里看了一会，觉得无聊，快快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想到校园里去换换空气。她刚要朝门口走去，一抬头，见训导主任引着一位年轻、美丽、衣着时新的年轻女子进入了舞场。这个美妙人物一出现，不仅整个舞厅为之失色，正在演奏的音乐竟也嘎然而止。那些达官贵人、军官、外国使节，立时收敛了轻浮的笑脸，一齐向她走近，有的朝

她含笑点头，有的朝她微微鞠躬。

那女子微微偏着柔润的面庞，用骄矜而高贵的目光扫过舞池，以微微的点头和迷人的微笑，回答人们对她的致意。然后，缓缓地脱下褐色羊皮大衣，连头也不回一下，顺手递给了身旁的训导主任。她身上那件凹领隐花贴身连衣裙，紧紧地裹着丰满而窈窕的身姿，服装与她的皮肤及头发相得益彰，身段更显得好看，几乎独占了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曲线美。

常竹君看呆了，停步凝立在座位旁。就在这时候，音乐又起，那些达官贵人、年轻军官、外国使节，依然一个个站在那个女子面前，一双双眼睛里跳动着欲望的火焰，但却都没有向她伸手请舞。那女子又朝众人微微一笑，向一个年轻的军官展开了双臂。

音乐声中，舞池里跳起了伦巴。

常竹君本能地坐下，目光跟随着那个高贵的女子转动着的轻盈的舞步，扭着的美妙细柔的腰身。那女子急速地旋转着，象一片朝霞闪过她面前，先是不经意地扫了常竹君一眼，转过身去以后，又朝常竹君投来别有深意的一瞥，目光中含着礼貌的微笑，象对待老朋友一样，似乎在说：“美人儿，也来跳一个吧！”

常竹君感到脸颊上一阵火烧，赶忙避开对方挑逗和诱惑的目光。这时，一位女同学坐到她身边来，问她晓不晓得舞池中这个高傲的美人儿是谁？常竹君摇摇头。那位女同学告诉她，那女子叫柯纯湘，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，现在是国民党要人郑开三的六姨太。

常竹君听后，愕然地睁大了眼睛。因为她早就听到过郑

开三的名字，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，在国民党里权势很大。心想，怪不得她这么神气，不仅平时作威作福的训导主任在她面前俯首贴耳，就连那些达官贵人在她面前也卑躬屈膝呢！

她惊讶未定，乐队忽地扬起急促的旋律，结束了这支舞曲，人们哗然四散。常竹君正欲起身离去，从舞池里走出来的柯纯湘已来到她的面前，训导主任连忙走过来，把常竹君介绍给柯纯湘。两人一交谈，原来还是同乡，都是江南苏州人氏，于是，柯纯湘对她似乎格外亲热了。

常竹君哪里知道，柯纯湘今天是特地来看她的呢。

自此两人有了来往。不久，二年级期终考试结束，柯纯湘派车把常竹君接到自己家里。在热情款待之后，柯纯湘向常竹君说，日寇快要投降，国家正当用人之际，劝常竹君辍学从军，到西南前总司令部冯德山部当英语翻译。常竹君猛听这话，秀眉微微皱起，眼眸里不知是兴奋还是惊恐，盛满了特异的感情。要她辍学去当兵，穿上一身黄狼皮衣裳，戴上西瓜皮帽子，这不仅与她温柔的性格不协调，恐怕父亲也绝不会答应。她知道父亲对军人历来怀有恶感，可是这些她怎敢在柯纯湘的面前说出来，在柯纯湘一再劝说下，她只好许诺从命。

柯纯湘当场要她填了一张表格，发给她一张派司。

“这是护身符，见官大三级，妖魔鬼怪见到它都得退避三舍。”柯纯湘郑重地对常竹君说，“不过，轻易不要亮它，也不许暴露我们的关系。”

常竹君翻开派司一看，不觉一楞，上面贴着自己的照片，

可她从来没向柯纯湘交过照片呀！再仔细一看，照片的四周不齐，显然是从集体照片上剪下来的。她这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她在舞厅同柯纯湘相识非属偶然，人家早就看中她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心中有些不快。

柯纯湘接着告诉她：

“冯德山此人身居高位但不满足，一向对党国怀有二心，与共党嫌疑分子往来频繁。你去之后，注意他同哪些人往来，留心他们谈些什么，及时向我报告。”

噢呀！监视人家行动，偷听人家谈话，这不是特务的行径吗？常竹君顿时感到自己的人格蒙受了侮辱。但是面对这样一位权贵，她不敢怒，也不敢言，尽管心里二十四个不情愿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郑开三是军统特务头子，柯纯湘早已成了他的好帮手，专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和身边人员中发展党羽，从事特务活动，还到处物色美女，用以监视和控制非嫡系的高级将领。柯纯湘是郑开三的六姨太，十分奇特的是她胸脯正中有五颗呈月牙形排列的五颗黑痣，颗颗象黑色的珍珠，因而她在军统里代号叫“五珠六姨”，简称“珠姨”。莫要看她年纪不过二十四、五，外表柔美文雅，其实手段十分狠毒，不仅是高级将领身边已参加了军统组织的太太、小姐和随从人员，对她唯命是听，不敢打个格楞，就连高级将领本人，一提到六姨太或“珠姨”，都大有谈虎色变之态呢！

常竹君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尤其是英语方面，不论笔试抑或口试，总是独占鳌头，她的突然辍学，自然会在学校里引起轰动，许多好同学前来劝阻。然而她已身不由己，只

好洒泪与同学们告别。

常竹君初到冯德山手下，遵照柯纯湘的旨意，曾经将冯德山的行动和言论，向柯纯湘作过汇报。但是不久，冯德山的结发妻子因车祸而丧命，冯德山悲恸万分，身戴重孝为妻子举行盛大的葬礼。后因伤心和思念过甚，一病不起。冯德山对妻子深似海、重似山的感情，深深地感动了常竹君。于是，她在公事之余，常常在冯德山病榻前逗留片刻，给以些安慰和体贴。

冯德山虽是一员武将，原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颇懂得什么叫做温存怜爱，什么叫做惜玉怜香，常竹君的温存体贴，自然打动了他的心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便产生了感情，由感情发展为爱情。然而常竹君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冯德山提出的结婚要求。是嫌他年纪比自己大了整整二十岁吗？当然不是。她顾忌的是柯纯湘，怕的是军统！她如果与冯德山正式结婚，势必会被军统视为“异己”，对冯德山，对她自己，都没有好处，甚至还会遭到暗算。

她一直与冯德山做着暗底下的夫妻。直到冯德山决定率部起义投降共产党了，他们才在起义前一天晚上匆促举行了婚礼。婚后，常竹君觉得应当把自己那段耻辱的经历告诉丈夫，然而终因情面观念，也怕伤害了丈夫的自尊心，几次话到唇边，又忍住了。幸而没有多久，全国解放了，蒋家王朝逃窜台湾孤岛，常竹君以为从此可以断绝关系，柯纯湘对她不会再有威胁了。

嗨，谁知就在全中国解放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早晨，柯纯湘好似从天而降，突然出现在他们家客厅，这于常竹君不啻是

晴天霹雳！柯纯湘告诉常竹君，她奉蒋介石的亲笔手谕，潜伏下来，以作里应外合，准备将来收复大陆。接着她严厉斥责了常竹君对党国的叛节行为，又说只要她回心转意，愿意继续为党国效劳，可以既往不咎。常竹君当时既恨又怕，为了赶走这个令人心悸的丧门星，只好应付和搪塞。柯纯湘见她已被降服，就没有再说什么。在临走以前，留下一只小铁箱、一架电台和密码，交待了接头暗号，并给常竹君起了个特务代号，“金雀”，命令常竹君做她与台湾联系的联络员。她当时正怀着小艺峰，由于受此惊吓，便早产了。在月子里，她成天心惊肉跳，神思恍惚，茶饭不香。冯德山老来得子，大喜过望，但见爱妻日益消瘦，形容憔悴，不知何故，多次追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，只好象哄孩子似的好言相慰。好在自那以后，柯纯湘再也没有在她生活中出现过，因而镇反和肃反时，也没有因柯纯湘而受株连。她暗暗为自己庆幸，也暗暗地希望这个凶妇暴病死掉，或者已被镇压。不论怎样，随着时间的消逝，她心头的重压渐渐地减轻了。

可是她万万不曾想到，这个神秘的女人，竟在动乱的一九六九年冬天的一个黄昏，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们家客厅里！两人面对面站了约莫一分钟，常竹君竟认不出她就是当年美貌非凡的柯纯湘了。因为她是那样的形容憔悴，面黄肌瘦，眼睛灰暗，眼白泛黄，说话一点生气也没有，只比死人多了口气。看样子她快要死了，常竹君心里想。当时常竹君真希望她得了不治之症，早死才好呢！然而俗话说：老虎死了还有三分威呢。尽管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柯纯湘如今只比死人多口气，但常竹君对她依然十分畏惧。不过这一

次，柯纯湘没有与她过多纠缠，看来，她似乎是专门来取保存在常竹君家里的那只铁箱子的。

常竹君注意到，那天柯纯湘离开她家时，步履趑趄，跌跌冲冲，好象随时有可能倒地而死似的，她估计她命一定不会长久了。不料，时隔两年，解放后从来没有向她下过命令的柯纯湘，突然向她下达命令，要她仍以“珠姨”代号，向台湾发报；今晨共党新试制的一艘装置鱼雷的潜水艇被烧毁，速派可靠人员携带现代化专用工具来大陆。

天哪！原来她并没有死啊！

非但没有死，似乎还很康健，声音又恢复到三十年前那样清脆、圆润、有力和果断。

常竹君打算不予理睬，甚至……可是天哪，她早已经完全成了柯纯湘掌心的玩物，早已经上了贼船，即使跳进黄河，也洗刷不清啊！她感到自己的脖颈已被人套上了一条绳索，越想挣扎，绳索反而勒得越紧，会把她勒死，会把她们全家毁掉！

……

突然，“哐——当——”一声，把蜷缩在沙发里的常竹君吓了一跳，立即从噩梦中惊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两扇铁门倏地打开，一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徐徐地开进院里，沙沙沙地围着花园兜了一个圈子，然后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。车门开后，她的孙儿和老伴冯德山从车里出来，常竹君赶忙掠平鬓发，努力恢复平日恬适的情态。

冯德山虽然是位年逾八旬的老人，一点不见老态龙钟，仍然步履矫健，行动敏捷，尤其奇怪的是，头发仍然乌黑，

一丝白发也没有，而且面孔红润，神采奕奕。他今天心情尤佳，象刀刻出来的严峻的嘴角，溢出过分的笑容。

“竹君，今天晚上市政协宴请，快去换件衣服，我们一起去赴宴。”冯德山老人一边往客厅里迈步，一边快活地说。

常竹君哪里有心思去赴宴，她愁都愁煞，吓都吓煞啦！本想推说身体不好，让老伴带着可爱的小孙子去，可是转而一想，老头子兴致这样好，她如果拒绝不去，扫了他的兴不说，说不定还会使他疑心。想到这里，挤压得几乎窒息的心头方才透出一点缝隙。她忍住懵懵懂懂的晕眩，在飘忽中勉强镇定住自己，将手递给老伴，让老伴把她拉了起来，因为她实在已经一点气力也没有了。

当她站起身，无意中瞥见报上那则遗失支票的启事时，禁不住浑身颤栗了一下，打心眼里感到冰冷，真是无边无际的寒冷呵！

二、难解的谜团

真是奇怪，家里不是已经装了电话了吗？有什么事家里不可以谈，为什么偏要把她叫到公安局去说呢？已经离休的老侦察科长金玉骅坐在车子里，心里埋怨着儿子——刚提拔不久的公安局副局长。

风驰电掣般的吉普车，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把金玉骅颠了一下，使她平静下来。是啊，没有紧急事情，儿子怎么会派车来接她呢？对了，眼下公安系统正在清理“文革”中的问题，可能是上级机关要通过她了解某位干部在“文革”中的表现吧？也许，是要她去局里看中央文件？她离休前的职务是科长，由于科长做了几十年，离休后享受的是处级待遇。大凡组织离休老干部阅读中央文件，局里总是派车子接送他们的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过去没有侦破的案件，对象又有了新的活动，需要她提供情况，一起研究。

不知不觉中，公安局已经到了。

局长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，金玉骅还没有进屋，就看到她的儿子奚鸿宾。这倒并非人当真有什么心电感应，而是她的儿子同他爸爸一样，身材高大、魁梧，比一般人高出一头，身形最为突出，易于捕捉。